

試析客家女詩人杜潘芳格之詩歌

黃惟誼*

摘要

杜潘芳格是近代台灣重要的客家女詩人，其詩歌呈現多元化的內涵與豐沛情感張力和寫實的時代風貌，從客家話到日本語再到北京話，她的詩作訴說是個人的不平遭遇，是大環境的無奈，是歷史的滄桑，故被稱為「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而特殊的成長背景，使她於不同的國籍及語言中顛沛流離，然卻也因此激盪蓄積了其詩文創作之靈感，拾掇素材以凝視觀照的活水源頭，詩是最精鍊的語言，她深具巧思地融合現實與現代的表現手法傳遞美感經驗。再者，本研究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詮釋其詩文本所展現的意蘊內涵，並佐以作家的背景、女性化歷程相互參證，演繹出台灣知識女性在性別角色上的掙扎彷徨與反省自覺，並且透過研究過程的後設觀察，點出性別閱讀的特質與侷限，更貼近詩人的女性心靈。

關鍵詞：杜潘芳格、女性主義、客家女詩人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研究生

壹、前言

杜潘芳格是近代台灣重要的客家女詩人，因其特殊的生長時代背景——西元 1927 年出生於新竹縣新埔，是道地的客家人，而後歷經日本殖民以及早期國民黨的高壓統治時期，幼年曾赴日本東京居住，至六、七歲返台後亦接受過日式教育，使得其詩歌呈現多元化的內涵、豐沛的情感張力和寫實時代風貌，從客家話到日本語再到北京話，她的詩作訴說是個人的不平遭遇，是大環境的無奈，是歷史的滄桑，針對其詩歌做深入的研究，不僅具有文學史上的藝術欣賞價值，也有助於吾人了解從日治到國民政府時期的現實轉變，更能充分掌握當時客家文化的深層底蘊，其次，杜潘芳格亦為重視台灣精神的「笠詩社」成員之一，她加入「笠詩社」時正值不惑之年，在此階段展開詩人生涯，她先是以中文發表作品，但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起，她更嘗試使用母語，也就是客家話來寫作，這種新嘗試，更拓寬了她的寫作之路，因此這位客家女詩人也被稱為「跨越語言一代」的詩人。

杜潘芳格是「跨語言一代」的詩人，而文學語言的駕御經過相當痛苦與煎熬奮鬥；先是從日文跨越到中文，晚近又從中文跨越到客語，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及其對峙的方式態度，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是相當有研究意義的。

她的詩歌多鑄鑄濃厚的台灣主體意識，並以細膩感性的抒情筆法呈現，且她的語言生動，用字精準，充分反映出女性柔美的心靈。杜潘芳格是台灣第一跨語言的女詩人，亦是跨世代的女詩人，在二二八事變時是受難者家屬之一，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陰影，作為一位女性，在性別歧視仍相當嚴重的台灣社會裡頭，能扮演好傳統賢妻良母角色已屬不易，然而杜潘芳格並未放棄成為高水準知識分子的願望，不斷努力，自我要求，接踵而來的便是生活上與母職衝突許多的掙扎，甚至一度不被家人諒解。

除了運用文學理論對其文本的闡釋外，在將透過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杜潘芳格詩作語言的運用、時代背景、字詞涵義、寫作技巧之使用，甚至詩作氛圍的鋪陳，凸顯杜潘芳格在殖民詩、女性詩、生態詩、政治詩、客語詩中所欲傳達的主體思想。

此外，受到一九六〇年代因越戰而引發對台灣地位危急惟恐淪為「海上難民」的焦慮，使她另尋國籍，於是在一九八二年獲得美國國籍；再加上身為相對少數的客家人，其族群/國族的認同焦慮、至為明顯，使她的詩作品成為台灣前輩女作家中較能切入現實社會議題的創作者。

貳、相關杜潘芳格詩集敘述

杜潘芳格在 1965 年加入「笠詩社」後，最初以中文發表的作品是〈相思樹〉及〈春天〉。但杜潘芳格詩作會受到注目是在 1977 年發表了中文和日文的新詩合集《慶壽》之後，她更於 1979 年出版著標榜「戰後最具代表性的台灣現代詩選」

的《美麗島詩集》中，裡頭就選入了杜潘芳格的 10 首代表作。

再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解析其詩歌文本所展現的意蘊內涵，並以女詩人杜潘芳格的背景、女性化歷程相互參證，演繹出台灣知識女性在性別角色上的掙扎彷徨與反省自覺，並且透過研究過程的後設觀察，點出性別閱讀的特質與侷限，更貼近詩人。

關於杜潘芳格的詩歌研究，前賢已有不少關注，誠如：學位論文部分以 2001 年謝嘉薇《原鄉的召喚—杜潘芳格詩作研究》其針對女詩人之生平背景加以解析，帶出杜潘芳格的寫作中「語言的原鄉」及「女性的原鄉」兩大特色主軸，尤其著重杜潘芳格寫作語言的運用，及女性本身的寫作特點，佐以置身在時代變遷的影響，但該論文中，提到杜潘芳格加入笠詩社的相關議題上，及其發表詩作中政治詩書寫的特質；2008 年王瓊芬《台灣前行代女詩人之研究—陳秀喜和杜潘芳格》此論文著重文學反映人生，注重社會性觀點和鄉土色彩，充滿寫實主義的現實意識為主要探討範圍。但此篇論文雖為探討兩位女詩人的部分，較沒有全面性的探討杜潘芳格，因此研究者將深入探討杜潘芳格詩歌部分；2010 年黃俐娟《笠詩社女詩人政治詩研究—以陳秀喜、杜潘芳格、利玉芳和張芳慈為例》此篇論文以四位女詩人的「政治詩」為主要核心探討，相對的較沒有著重探討杜潘芳格的全觀性詩歌作一探究。在期刊文本的部分以吳達芸教授發表於 1997 年《臺灣文藝》第 170 期的〈變色龍的性別為何？——女詩人杜潘芳格研究〉，其此篇文章主要偏重於性別為何？為主要探討題材，而在杜潘芳格的詩歌的文本解析中也採取以性別的文本進行詮釋；樊洛平發表於 2012 年《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的〈立足於台灣客家鄉土的女性言說——以杜潘芳格、利玉芳的詩歌為研究對象〉，此篇文本是在說明台灣客家鄉土女詩人的研究，且針對女性言說方式論述整篇論文。

筆者擬於前修的基礎上，就其詩作的內容與藝術特色作一體化且多方面的探討。主要的研究路徑為：蒐集前輩已做過的相關杜潘芳格詩歌的研究資料，以了解目前的研究現況，接著精研現存杜潘芳格詩歌文本，研析主要文本為《慶壽》、《淮山完海》、《朝晴》、《遠千湖》、《青鳳蘭波》、《芙蓉花的季節》、《杜潘芳格集》這些詩集皆是筆者進行的研究範疇，而這些詩集乃杜潘芳格歷年的詩集作品，取部分文本進行研析，再者歸納並綜合分析，最後加上個人之淺論，簡言之，即是蒐集整理、分析歸納和綜合推論，盼能鉤深致遠，為杜潘芳格的詩歌研究做一點累積擴充，野人獻芹，囿見難免，尚祈博雅君子，不吝賜見。

最後，則希冀藉此研析，能對杜潘芳格詩作的意義與價值，有更深入而完整的掌握。因此，本論文研究範疇則以杜潘芳格的詩為主要探討焦點在進行深入分析，而研究方法上乃先閱讀、歸納整理杜潘芳格的詩相關資料，進行文獻分析法及文本分析，從作家的歷史、傳記作一理解，再從作家的生長環境、生命歷程、心靈、情感等方面著手，在透過對作者創作的時代背景、求學經歷、人生歷練之觀察，併入深究以詳實客觀呈現為是。

以下擬從杜潘芳格的詩歌進行內容分析深論。

參、杜潘芳格詩歌的內容分析

在杜潘芳格的詩歌內容分析中，筆者將分為四大類，抒發對故鄉的情懷、反應現實環境的劇烈變動、傳承母語、客家婦女形象的勾勒，筆者再從每大類中挑了幾篇較具代表性的詩作精細輔佐論述之。

一、抒發對故鄉的情懷

在抒發對故鄉情懷的詩歌有〈悲情之繭〉、〈故里〉、〈到個時揭個無根就無旗〉、〈菜頭花開囉〉、〈秋天的故里〉、〈綠翠呼吸生命風〉、〈鄉土〉、〈中元節〉、〈平安戲〉等十首，而本研究挑出了三首詩歌來進行分析，即〈到個時揭個無根就無旗〉、〈秋天的故里〉、〈鄉土〉。

(1)〈到個時揭個無根就無旗〉說明了「根」的重要性，根源是生長的故鄉，根亦即表示著台灣精神，沒有了根，走到哪都只是個空殼罷了。

從來言識有過真正個自家根 / 在海風強烈吹來吹去個島嶼 / 畀外來文化連根掘挖 移上移下 / 根，尋唔到地下水脈 / 釘唔下命自家真正個根 / 祖公傳下一句話 / 到個時就揭個旗 / 「母語令文字化」 / 就是 僇兜客家根 / 「我寫我口」 / 就係全地球流動個地下水脈¹ (杜潘芳格，1993: 93-94)

一座島嶼，隨風吹拂著，看似自由實質卻是以奴隸之姿，像承受著被玩弄擺佈的宿命，經過擁有權勢霸道政府政客的粗暴相待與在被殖民的文化侵奪下生存，女詩人直接訴說漂泊失去方向的悲哀，是淒涼也是無奈，但此一時代劇幕在她身歷其境的開啟與閉闔間，猶如「聲音曾被上了鎖」(杜潘芳格，1986:15)，矛盾、錯綜著身份角色，迷失於時空中且徬徨著，皆係因為由外來的文化被連根拔起且不停地移植，她在尋求根源的最深處呼喊著就像游泳是需要一上一下的換氣呼吸，即便攀扶著漂流的浮木也踏不著穩固的實地，一位理性的詩人要的是真正「地下水脈」般源源不息並能將屬於自己的根牢牢釘住，即使遇到大風大浪也能迄立不搖，先人遺訓「到個時就揭個旗」但若是一座島沒有了島的主體性、島上居民的基本人權都只是虛假空殼罷了，她說：

「北京話和日本話兩種話都不是台灣人的言語。我們台灣人各族群有各族群的語言，這才是真正的台灣話。現在大家寫的講的都是用北京話和五十多年前日本政府強迫我們用的日本話，這兩種話是奴隸的存在的我們被強權者壓迫學習出來的。是溝通用的普通話而已。溝通用的普通話不是我們的母語。我們台灣人近一百年歷來受精神文化的侵略，言語文字都給外來人剝削去了。」(杜潘芳格，1997: 118)

¹ (註：題意：到那時候就舉那政治單位的旗。言：未。自家：自己。尋唔到：找不到。唔下：不下。僇兜：我們。)

用心生活的杜潘芳格在時代變遷的無情翻轉中，領悟到語言文字就像是深深的紋身烙印，曾經受兩種威權制度深刻鮮明的記印，思慮回流記憶的通道，研究台灣精神之本土性意義，在台灣新埔有個傳統的客家鄉，那才是女詩人真正的根及流傳下來的語言、文化地下水脈。客家母語的傳承也代表著客家語言文化綿延不絕流傳至今，也凝聚了客家族群共同的精神與情感。

(2)<秋天的故里>代表的是故鄉的回憶。

生出很多凸瘤呢，/故里的油加利樹。/過了風雨，腰部都已彎曲掉了呢，
/故里的相思樹。/向颱風襲來的方向，使勁地，低低，/低低地把那彎曲了
的身腰挺出的那強有力/的抵抗之姿態。/故里的山巒平攤平穩而不陡地橫
臥著，/來日往日，目送著那些不曾染於天空的青藍，/也不染於夕陽猩紅
的白鷺鷥往回他們/那和平的，愛之巢的少女的眼眸，/為夕陽微微地映成
紫紅色，而甘甜甜溶盡於/穿著紫色雲彩的少年中，好比是含在舌頭上的/
巧克力糖一般。/高高大大的橄欖樹，/那近乎藍色的濃綠堅硬的葉子，/
依稀地點綴著紅葉。/一天復一天被盟軍艦載飛機復仇者號的俯衝轟炸/
摧殘了，又耐過了洛克希德戰鬥機的/機鎗掃射的橄欖樹們。/在這秋天，
把橄欖樹葉鋪滿著，而從那裏邊輕伸出紅紅的舌頭，/那在嬉笑的頑皮孩
子。/不死於戰爭，卻死於肺癌的哥哥，/又為血癌死了的弟弟。/在他家的
屋簷前所的嬰兒尿布飄晃著。/當了學生兵的你曾寫；/「美的界限可以是
模糊不清的嗎？」/把那一葉明信片壓貼在胸前，/在橄欖樹的落葉中，為
夜露裏抱著，淌淚淌淚再淌淚著度過十九歲的秋季。/沒有東西可吃又沒
衣服可穿，引擎轟響和機鎗/達達達達的射擊音中，活在那一瞬間生命
的那顆幼嫩心/這秋天，/在北海道的阿寒湖畔，有何種紅葉會……，/在御前
之濱那少女塑像前將會有怎樣的葉子？葉子？/吾故里的綠意很濃/山巒
平穩而不陡。/從排成一列的木麻黃樹們，小小黑黑的種實給撒落在水牛
們/厚實的背上！/不知何時何日，終要完結客居的身份/而歸去的吾故里
的山巒平穩而不陡。/給抱在淡江的夜露中：/「美的界限可以是模糊不清
的嗎？」/這麼想著，將從地上變成一道光而昇逝的/秋天。/高高大大的橄
欖樹們，/從那濃青深綠的葉叢中，將也會稍伸出紅紅的/小舌頭，而彷彿
頑皮小孩一般嬉笑著吧。(杜潘芳格，1990：55-59)

故里這首詩作主要描述除了詩人對生長環境的思念與敘述家鄉的人、事、物，以擁抱故土，回顧生命裡舊有的經驗記憶為創作的原始點之外；還秉持對故鄉歷史文化及自我生命境遇的複雜情感做延伸，這類鄉愁則是對於根的意識去尋求思考，這也說明了血緣是有其歸屬的，歸屬的地方是女詩人的根，也是她的故鄉。

這首長詩〈秋天的故里〉即訴說對鄉愁無限的憧憬，詩中描寫詩人返鄉的心情和對故里的批判，她沒有正面性的嚴厲批評，卻以疑問的語句，表達了對故里的企望。詩的首段說明了故鄉雖多災難，但「低低地把那彎曲了的身腰挺出的那強有力/的抵抗之姿態」，就像面對天然災害的風雨、颱風隱喻威權的制霸，處於這種環境卻仍不畏強權，並以鮮明的顏色道出家鄉的安穩、和平，這是女詩人

內心的期待，她的原鄉有著綠色山巒，代表國民黨政府政權的「目送著那些不曾染於天空的青藍」與代表日本政府的「也不染於夕陽猩紅的白鷺鷥往回牠們」，故里的一切盡道出香甜的味道。

接著即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 年）的前一年秋天，當時杜潘芳格是個正值十七歲的青春少女，在盟軍發動雷特島海戰以來，台灣各地遭到美國空軍無情猛烈轟炸，女詩人對自己的家園慘遭戰火吞蝕蔓延的印象非常深刻。（蔡秀菊，2001:38）因此全詩在此轉折，高大橄欖樹是象徵意味故鄉的代表，已有了「那近乎藍色的濃綠堅硬的葉子／依稀點綴著紅葉」，日復一日被攻擊著，堅毅的橄欖樹始終迄立不搖未被擊倒。「在嚴重缺乏物資和殘酷的戰爭中，生命可能在一瞬間就結束。

對美最敏感的少男少女，被迫在戰爭陰影中學習模糊美的界限，是否這樣才能讓自己有活下去的勇氣？」這就像是時代、歷史被作弄、嘲諷般，因此被詛咒的落葉也只能「淌淚淌淚再淌淚」，詩末杜潘芳格在在提到「山巒平穩而不陡」，除了點明對鄉愁無限的憧憬也藉此回應首段。這樣的詩意來自於其所生存的時代環境背景下，歷史的經驗意識和身份的追索認同，使其思想深刻且為有意味的語言，同時也具有時代性的意義。

(3)〈鄉土〉說明了家鄉翠綠景緻是令人難以忘懷。

走到哪裡，就想到故鄉的庭院。緩緩起伏的小山，綠色水田，木瓜樹呆然豎立的景緻，比夏威夷的陽光更安詳的，那故鄉的天色/批著綠色的/可愛的家呀，雖然已是長出了好高的草叢/就讓它挺伸吧，不要割除呀！（杜潘芳格，1986:59）

想到現時的台灣「鄉土」，腦好中浮現的竟是拉颯遍野及水源汙染，市區處處違章建築、騎樓被霸佔，致使我寸步難移的一幕幕景象。我轉換時空，試圖想像那個一再在文學裡被歌詠的純淨美麗的寶島風光，腦中淨現的，卻是我年輕纏腳的阿嬤在艷陽下「大粒汗小粒汗」艱苦趕路，回娘家的景象。²對翠綠故土的緬懷，心中是永遠忘不了屬於記憶中的故鄉，庭院、小山、水田、木瓜樹交織出一幅美麗的畫。

杜潘芳格在詩作上擅長將歷史意識的鄉愁及探尋自我根源串聯，並以其細膩而不感傷的抒情表現手法，真誠且深入人心。

二、反應現實環境的劇烈變動

反映現實環境而帶來劇烈變動的詩有〈選舉的口味〉、〈生日〉、〈公民〉、〈學問〉、〈無台的灣〉、〈柚子樹下〉，而本研究挑出了三首詩歌來進行剖析，即〈選舉的口味〉、〈公民〉、〈無台的灣〉。

(1)〈選舉的口味〉代表著台灣現實環境下，各政黨間因互相敵對、不合作而影

2 邱貴芬〈女性的「鄉土想像」〉，《性別論術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2000，頁 120。

響台灣人的生活環境。

婦人家 料理青菜時/樞腰菜 一定愛用 桔漿豆油，/紅菜葉 一定要用 薑麻酸酢，限菜 煮湯時 愛配 細魚甫干 /鹹菜豬肚湯 係客家名菜之一，有傳統个。/一家團圓食飯時/媪娘人 就想，那係民進黨係樞腰菜，國民黨就桔漿豆油。/國民黨係紅菜葉，無黨派就係薑麻酸酢。 盡合味。/台灣人大家圓滿享受客家好味道一樣選出好人才。³(杜潘芳格, 1993: 38-39)

這首〈選舉的口味〉味猶如端出客家美食的客語詩，杜潘芳格以其身為女性必須為全家準備飯菜的料理經驗，搭配著客家人習慣食用的「桔醬豆油、薑麻酸酢」獨特醬料，以及絕佳的客家名菜「酸菜湯」，就像團圓時圍著一桌好菜好湯，每種青菜沾著不同且適合其口感的醬料，以此種寫作手法傳遞圓滿幸福，這也是傳統典型的客家吃法，而她也以此聯想，若是政黨之間也能像「樞腰菜配桔漿豆油、紅菜葉配薑麻酸酢」適得其味的話，彼此相互配合合作，便能如同客家青菜般吃出好味道，在選賢的過程中亦能將適當的人放在合適的位置上為台灣人民謀求圓滿和平的生活。

首段鋪陳以女性婦人在料理場中如何將絕美客家風味呈現在菜與醬的搭配之中，令人食指大動，中段則以「一家團圓食飯時」的生活情境作為轉場比喻，希冀政黨政治間若能如料理般同心協力、攜手合作，才能選能選賢達到人盡其才目標為人民服務。

(2)〈公民〉代表著台灣意識的確立性，在環境劇烈變動下，只要生活在台灣土地上，就應平等團結互相的愛台灣。

冇麻儕 /脈个係「公民」。/老百姓。/現在住在台灣上个人。/你就係公民 /佢也係公民/還有/未出世，唔過以後會住在這島上個新台灣人。/當然！/今，變成本島地下泥土中个肥料，以前過去/生存在本島上有个死者也係公民。⁴(杜潘芳格, 1991:44-45)

杜潘芳格在公民這首詩中真切表露人人平等團結愛台灣的意識，曾經台灣歷經數個國家、政黨先後統治的結果後，滿是瘡痍、凌亂，如今台灣人民逐漸在這四面環海的島嶼上自立自強、勤奮打拚，不管過去現在未來、男人女人、高矮胖瘦皆是台灣島的公民，皆得享受權利但同時也須負擔義務，我們都是生長於台灣島上的台灣人民，我們就是公民，又何必去區分你我他，又何必問「脈个係公民」，眺望未來、回首悼念故者，其實只要是生於斯長於斯，皆擁有所謂的人權，是必須被尊重、被尊敬的公民。

於是，存活在現世的老百姓更應以寬恕、包容的心態看待台灣多元族群並存的事實，別再無故挑起族群之間的對立衝突，因為我們都是台灣人，但正因為台灣島民是由多元族群組合而成的，族群與族群之間可能產生文化交融、多元學習的生活空間抑或摩擦，這種摩擦代表了族群間的不認同，但既然大家都是台灣人都是公民，更應彼此學習、平等相待，由於各族群語言也多樣豐富，亦形成台灣

³ (註：婦人家、媪娘人：結過婚的女人。樞腰菜、紅菜、限菜：青菜的名稱。合味：配的適當。好口味的意思。)

⁴ (註：麻儕：誰。唔過：不過，但是。)

本土文化特色之一，杜潘芳格對語言文字有高度的專業性與敏銳性，她以客語詩創作表達了本土觀點，以期許能提高台灣人民的民族自覺及凝聚延續台灣的客家群族文化，使台灣各族群間能相互尊重、彼此學習語言交流，真實的呈現台灣語言文化。

(3)〈無台的灣〉說明台灣環境逐漸變動後失去國際舞台的悲情。

無台的灣，/你想什麼？/無台的灣，/你要像海灣諸國那樣迷信愚蠢是麼？/你自從四十多年到現在/慢慢失去你的/最基礎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的一切的/二仟萬生命的/台。/腐蝕、崩潰，不能作用。/啊！/無台的島嶼/只殘存汙染重度的/漂流的灣。(杜潘芳格，1993: 31-32)

〈無台的灣〉主要述說台灣環境遭受污染日益嚴重，逐漸失去了其國際舞台的地位，也失掉台灣島民的信心，曾經是美麗的寶島，如今卻只是個漂流的灣。於西元 1971 年因台灣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因而退出聯合國後，原是與我國邦交的美、日亦因此與台灣斷交和中共建交，這在當時對台灣社會的衝擊確實不小。

杜潘芳格在詩的首段以連續性的設問方式令人醒悟台灣目前處在無台的境況，「你自從四十多年到現在／慢慢失去你的／最基礎的最重要的／支持你的一切的／二仟萬生命的」道出台灣二千萬的人民逐漸對台失去信心「腐蝕、崩潰，不能作用」點出失去靈魂、遭受侵蝕的島，「啊！／無台的島嶼／只殘存汙染重度的／漂流的灣。」跨過台灣每個重大階段的女詩人發自內心的提點，在感嘆中，透露出關切與愛，並希望自己生存的原鄉別再盲目的漂流、追尋曾經失去的根。

三、傳承母語

在傳承母語詩歌論述中有〈出差世〉、〈有光在个位个時節〉、〈你个時空〉、〈紙人〉、〈仙女天使〉、〈含笑花〉、〈聲音〉、〈嘴个果子〉而本研究挑出了三首詩歌來進行分析，即〈出差世〉、〈有光在个位个時節〉、〈聲音〉。

(1)〈出差世〉以客家話也算台語為由，道出了母語的重要性。

第一世，大方白中有小紅心旗幟下(1895-1945)，唔係 沒母語。/有！！
僱个客家話。/畀日本管了半世紀，/有字變沒字，會講唔會寫。/唔單淨
恁樣/因為，強迫愛學習日語，/必須用日語去生活日常个一切。/兩代受
過日本教育个客家人，/腦袋充滿，畀佢灌進了當時个/「國語」。/日本一
國主義下个殖民地个言語，思想並文化。/第二世，青天祖國滿地紅
(1945-1990) /光復後，子孫統統講北京話，/這又係/「新國語」。/祖國
个/「普通話」。/僱兜 唔係沒母語，/有！！僱兜有僱兜个客家話。/國民
黨獨裁四十多餘年加上日本時代正正近百年/客家有字變沒字，頭頭會講
唔會寫，今，連講都唔會講了。/第三世，美麗綠翠台灣客家人/近來大家
興起來，到處轉到係台語，/愛講就講台灣話，愛寫就寫台灣文。/講起台
語有種種，雖然山地九族話，客家話也算台語。/但，係啊！/路頭巷尾常
聽到/大喊大叫个民眾聲，/「我聽沒！！我聽沒！！」个鶴佬話。/想起

祖公自來台，/以後客人盡量學，/學講啊！學講啊！/愛會曉得講鶴佬。/
學到家世三代後/連自家母語忘了了。/真真出差有三世，/恁樣下去作得
麼？/！恩等客家人啲！！/反省，自強，愛打拚。⁵(杜潘芳格，1990: 40-43)

因出生時代正值政權變動形成文化語言衝突與糾葛的現象，杜潘芳格以情感透露方式描述政治的現實、人民的無奈及尋根的急切。這首詩作敘述跨越三世的生活經歷，以「佢，唔係沒母語，有！！佢有佢个客家話。」(杜潘芳格，1990:40-43)，闡明身為客家人的意圖，強調自己並非無根沒文化，重申思鄉回歸母語文化的熱切、渴望與堅定的立場態度，提醒大眾既然身為台灣人就要作個不忘本、有尊嚴的台灣人；台灣人真正的國語是「愛講就講台灣話，愛寫就寫台灣文。講起台語有種種，雖然山地九族話，客家話也算台語。」如此才會有屬於自己的文化。

看得出女詩人針對屬於台灣的國語之中除了客家話，不僅種種台語甚至山地九族話，也在她的認同範圍之內，由此可見女詩人用心良苦地欲喚醒台灣住民的族群自覺意識。

在相互尊重的多元台灣語言中，生長在寶島上不同族群間的住民們，也進而提昇開闊彼此間交流的生活格局。杜潘芳格以自身最真實的生命經歷作為寫照，一生中穿越了三個不同的時空場域，但唯一不變的是被壓迫、被邊緣化的境遇，當希望破滅即將轉為絕望時，她不禁深沈地擔憂「恁樣下去作得麼？」，她擔憂，但唯有「反省，自強，愛打拚。」就像天助自助者才能自救。

(2)<有光在个位个時節>說明客家語言亦可用歌謠方式達到傳承的目的性。

峨嵋鏡湖/細庄頭/兩位仙女/在耕種/那係落水/就讀書/四桂結有/甜蜜果/
也有茶園/透到天/遙手拜拜 天光日/地上仙女/送目禮/夜深屋肚/點燈火/
桃仔樹下/火焰蟲/燈籠光/四方光/燈籠暗/跌落坎/坎下一尾針，撚來繡觀
音觀音面前一叢禾，割三擔過一籬/畀你來又無。(杜潘芳格，1995:51-52)

民間歌謠是樂觀人生的表徵，而兒歌童謠是孩子們練習口才的工具。輕鬆、活潑、趣味、簡單，無美不備，有些有意義，有些無意義，因為有韻，所以朗誦起來自然順口而合拍動聽，只要孩提時唸熟，一直到老都可以牢記不忘。童謠是孩子們的詩，說孩子們的心性、生活、童話世界意象，因此言語簡白、淳樸，沒有花言巧語，不會咬文嚼字，完全憑著日常生活的感受出發，以兒語的口氣順口成章，唱出他們的歌。在以生活即是詩語言創作的最佳寶庫理念下，杜潘芳格也嘗試以客家童謠入詩，這首〈仙女天使〉便是依客家童謠〈火螢蟲〉而創作的。「火螢蟲，唧唧蟲，桃兒樹下吊燈籠。／燈籠光，照四方；四方暗，跌落坎；／坎下一枚針，檢來送觀音；／觀音面前一叢禾，割一擔又一籬，分給你來又無。」詩中道出客家女子的平居生活作息，不論天晴落水（下雨）早晚皆辛勤，不是耕

⁵ (註：差：錯誤。唔係：不是。个：的。單淨：僅止。恁樣：這樣。佢：他。兜：等。恩等：我們。)

種就是讀書，種植果樹栽植茶園，還得「遙手拜拜天光日／地上仙女送目禮」的祈望老天的保佑與眷顧；但總有閃失一個不小心「跌落崁」（跌落山谷），在螢火蟲昏暗的閃爍間，尚無暇檢視痛處旋即撿到一根針加以利用又勞動起來了，辛苦所得欲分享，怎奈所得有限，只好矛盾無奈的道出：「畀你來又無。」⁶（給了你來我又無）的質樸淳真寫照。詩與童謠的結合，不但能讓孩子們易學且琅琅上口，亦讓孩子們感受到客家傳統樸質生活方式，客家母語也透過此歌謠傳承至下一代的孩子們。

(3)<聲音>說明母語在時代背景交替下傳承的艱難性。

不知何時，唯有自己能諦聽的細微聲音，那聲音牢固地上鎖了。從那時起，語言失去出口。現在，只能等待新的聲音，一天，又一天，嚴肅地忍耐地等待。（杜潘芳格，1986：15）

在日治時期出生、成長，透過日本語文學習成長，認識接觸近現代文明的台灣知識份子文化人，當面臨國度轉換的文化與政治困境時，就像語言失去出口的一代，詩人質樸簡潔的寫作策略給人更大的省思和想像空間，引動深層歲月的傷痕，聆聽原鄉的召喚。

母語的遺忘或消失來自異文化的連根挖掘與思想侵略，而具體的山河可以重建整理，然而民族文化的流失卻是點滴消融後徒具空殼的弱勢民族，任由強權國家欺凌踐踏。每個民族都應有自己的主權，擁有真正的自由，在奪回我們的語言才能強化我們民族的精神，因為「語言是同一語系社群內的人，共同使用語文交通的公器」。

杜潘芳格積極以母語—客家話文來創，實出於對民族覺醒自主的意識，她曾在語言文字的轉換過程深切體認到，一個沒有充分的文字標記語言的族群其悲哀經驗，並且歷史的實證讓她了解到母語禁止以後，弱勢民族就慢慢順從強勢民族，被他統治。因為人生來就有自家的母語，但是被異民族剝奪了母語以後，人就變成異民族的奴隸了。變成無國籍、無自主、無自信、無自覺的人。變成只會恐懼別人，只會看別人臉色，奴隸性很強的人。為了抵抗奴隸性以提顯民族自覺，杜潘芳格努力地以其自幼便說的客語運用在詩文學的創作中，期盼做為一純粹的台灣人。使用母語來創作有其根源性的意義，「客語是客家族群的固有語言或認同客家族群的母語」，既和「笠」集團所強調的本土性台灣精神相應和，也符合創作手法中再寫實不過的日常生活語言書寫，篤實質誠的女詩人真正落實了「我手寫我口」的主張實踐，非但開拓了客家文學的新視野，亦形成杜潘芳格詩作的一大特色。

四、客家婦女形象的勾勒

在客家婦女形象的勾勒詩歌有<信仰>、<化粧等清秋>、<末日>、<吾倆>、<

⁶ 兩青編著《客家人尋根》，（台北：武陵出版），1998／12，頁283。客家話稱螢火蟲為「火螢蟲」。飛蟲叫「螂」，見廣韻。

含笑花>、<相思樹>、<道路>，而本研究挑出了三首詩歌進行解析，即<信仰>、<含笑花>、<相思樹>。

(1)<信仰>此首歌以女性的身體部位來詮釋詩歌，而杜氏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把奶罩緊緊拘束/乳房也會垂下，向大地/把內衣緊緊扣上/肚皮還是皺軟地垂下，向大地/只有頭髮，一開始就垂向大地伸長著/不多久，凡是有生的人，都會一個一個頭鵝向天空，身軀密接大地，閉上眼臉永眠，/活在地上數十年，抱著心靈的軀殼，之後經過幾個星霜變成石油/心靈跟著靈魂，各自飛向生前信念的方向去，/時麾火葬的現在，會影響後代缺乏石油了吧/索求永恒的生命，你想參加嗎？/不然，你會抵變成墳墓裡的塵埃而已。/但丁的「神曲」啊。/(杜潘芳格，1986：86-87)

在〈信仰〉詩作文本是經常被女性主義者拿來討論，因為詩的前五句分別以奶罩、乳房、內衣、肚皮，頭髮等意象呈現，和女性身體有密切關係(李元貞，2000:173-174)；但是試著以其本題「信仰」來看，這裡的信仰，就是要尋求永恆的生命，因此必須看破生死、名利，肉身終將回歸大地，而心靈與靈魂飛向生前信念的方向去。詩末以「但丁的神曲啊」作結束，然而這是由杜氏自身的基督教信仰出發，推及所有普遞的人生信仰，以虔誠、謙虛，悲憫的態度，觀察這世間的一切，並回觀生命的本質，〈信仰〉一詩恰恰印證她對「信仰」二字的堅持，其實也就得自於「尋求永恆的生命」的理念。「信仰」的力量形成了「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據」，因為有所「信仰」，所以我們才看到她對各種事物的好奇與觀察，並且以禮拜、讚美，也以詩的形式用文字建構她所期盼的世界。

(2)<含笑花>說明女詩人對丈夫的思念以及過往的生活模式。

芬芳/你摘分個含笑花/你有來過個房間/倆儕共下食三餐/倆儕共下祈禱/倆儕共下去散步/倆儕共下睡目/生生個含笑花/甜甜香香攬個/我家唔識斷香花/你個唔識斷愛心。(杜潘芳格，1993：6)

樓頂清新的空氣，有著屬於杜潘芳格的祕密花園，曾經，杜醫生與杜潘芳格一起共進三餐、一起散步、一起禱告、一起整理花園，如今，杜醫生去世之後，只剩一個人用餐、一個人散步、一個人禱告、一個人整理花園，杜潘芳格為表達對杜醫生的思念深厚濃重，創作了「含笑花」用以體現過去夫妻倆一同的生活、殷勤的整理花園草木景象，歷歷在目。

(3)<相思樹>這首詩作代表著客家女詩人在異鄉情境下以抒情方式表達她思鄉情切。

相思樹，會開花的樹/雅靜卻不華美，開小小的黃花蕾。/相思樹，可愛的花蕾雖屢次想誘你入我的思惟/但你似乎不知覺/而把影子沈落在池邊·震顫著枝桠任風吹散你那細小不閃耀的黃花。/克拉基四，速必度三十/剛離別那浪潮不停的白色燈塔/就接近青色山脈/和繁茂在島上的相思樹林呵。/或許我的子孫也將會被你迷住吧/像今天，我再三再四地看著你。/我也是 /誕生在島上的/一顆女人樹。(杜潘芳格，1986：44)

「相思樹」是杜潘芳格 60 年代早期發表的詩作，這首詩將相思與樹融合，展現浪漫抒情的詩意，在思想裡保有著抒情味道的特有風格。

它也透露杜潘芳格濃厚的相思，表達著她思鄉的情感，對於杜潘芳格依戀不捨的故鄉，雖然這座島嶼並不大，但卻是她成長的環境，也呼應著她是誕生在島上的一棵女人樹。杜潘芳格創作的本能，往往來自於其身處時代、環境背景，值得注意的是，這位客家女詩人是在兩種不同政治環境的立場下思考，而呈現浪漫抒情的詩作。

肆、結論

綜言之，本文題為「試析客家女詩人杜潘芳格之詩歌」，分別以抒發對故鄉的情懷、反應現實環境的劇烈變動、發揚客家文化、客家婦女形像勾勒的四大類進行分析，其這四面向可說具有引領與穩固的作用。再者，在客家女詩人杜潘芳格的詩歌文本中，找出幾條清晰甚或同質的「詩想」情境，並且梳理其間因殊異時代及歷史環境影響下，所呈現出客家族群的文化意涵、女性自我意識，以及聚焦於詩文本的創作手法、寫作主題和思想內蘊的分析。

此篇的書寫過程，多半是筆者個人對於杜潘芳格詩歌的剖析，而每大類只採三首詩歌進行分析，而這部分在文類上較不充足，但往後研究者將會繼續在杜潘芳格詩集中採更多的詩歌進行分析。

參考文獻

一、杜潘芳格詩集：

- 杜潘芳格。(1977)。《慶壽》。台北：笠詩社。
杜潘芳格。(1986)《淮山完海》。台北：笠詩社。
杜潘芳格。(1990)。《朝晴》。台北：笠詩社。
杜潘芳格。(1990)。《遠千湖》。台北：笠詩社。
杜潘芳格。(1993)。《青鳳蘭波》。高雄：前衛。
杜潘芳格。(1997)。《芙蓉花的季節》。台北：前衛。
杜潘芳格。(2009)。《杜潘芳格集》。台南：台灣文學館。

二、期刊專書：

- 宋澤萊。(1997)。〈出版界的一件大事—試評杜潘芳格女士的詩文集「芙蓉花的季節」〉，《台灣新文學》，4月春季號。
邱貴芬。(2000)。〈女性的「鄉土想像」〉，《性別論術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
李元貞。(1992)〈詩思深刻迷人的女詩人—杜潘芳格〉，《文學台灣》，第3卷。
李敏勇。(1993)〈生與死的抒情—杜潘芳格和陳秀喜的詩〉，《台灣詩學季刊》，創刊號。
李敏勇主持，陳謙記錄，林秀梅整理。(1993)。〈悲情之繭—杜潘芳格作品研討會〉，《文學台灣》，第7卷。
吳達芸。(2000)。〈跨越語言—一代女詩人的台灣意象—以陳秀喜、杜潘芳格為例〉，「詩／歌中的台灣意象：第二屆台灣文學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吳達芸。(2000)。〈變色龍的性別為何？—女詩人杜潘芳格研究〉，《台灣文藝》，170期。
趙天儀。(1984)。〈潘芳格的「兒子」〉，《笠詩刊》，123期。
蔡秀菊。(2001)。〈女體書寫〉，《詩壇顯影》。台北：書林。

三、學位論文：

- 王瓊芬。(2008)。《台灣前行代女詩人之研究—陳秀喜和杜潘芳格》，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論文。
黃俐娟。(2010)。《笠詩社女詩人政治詩研究—以陳秀喜、杜潘芳格、利玉芳和張芳慈為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謝嘉薇。(2001)。《原鄉的召喚—杜潘芳格詩作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An Analysis of hakka poetess-Tu-Pan Fang-Ko's poems

Wei-Hsuan Huang *

Abstract

Tu-Pan,Fang-Ko, a modern important Hakkas poetess in Taiwan, whose poems are characterized by variety, copious affection, and realism.She conducted her poems in Hakka, Japanese, and Mandarin. Also, her poetic composition is reflected by her personal unfair experience, hopeless feeling on the environment, and hardship she has been through in her life. Therefore, she is known as “the poetess across the language border”. Her special childhood background made her learn different language and has different nationality. However, this gave her the inspiration of literature creativity, and the inspiration of picking up the material for writing, and helped her observe her life calmly. Poems are the most essential form of language. She expresses the artistic feeling by well adopting realistic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spirit of the poems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feminism, and verifies the poems by the author's background and the history of her feminism process. Moreover, this study suggests the struggle and the self- reflection of well-educated Taiwanese women. Metafiction of research process points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striction of gender reading. This is more closed to the mentality of female poetess.

Key words: Tu-Pan, Fang-Ko, Feminism, Hakkas poetess

* Postgradu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